

中国革命战史纪实文学系列

●大西部战火风云卷

●张紫葛 著

●贵州人民出版社

BLEEDING COUNTRY, YELLOW SAND

血域黄沙

REPORTAGES ON REVOLUTIONARY

WU QI CHUAN

中国革命战史纪实文学系列

◎张紫葛 著

◎大西部战火风云卷

◎贵州人民出版社

血域黄沙

(黔)新登字01号

书 名: 血域黄沙

著 者: 张紫葛

出版者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[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]

印刷者: 四川日报印刷厂新硬分厂

发行者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 / 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54千字

版 次: 1994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0册

书 号: ISBN7—221—03108—8 / I · 439

定 价: 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第 1 章 血之域:1946** (1)
1946 年 6 月,国民政府急派元老于佑任赴新疆——
伊犁报急——国民党整师被歼——张治中将军的苦心——新疆革命暴动成功——在中国革命的大洪涛中点燃了西域烽火
- 第 2 章 攻心为上** (21)
于佑任微服出巡——拜见迪亚可夫——沙俄是不是帝国主义?——一个帝俄外交官的晚年——张治中找不到中央监督大员
- 第 3 章 革命秘史** (35)
车到西大桥——19 世纪 60 年代的往事——革命英雄铁木耳——受招安的造反者都没好下场
- 第 4 章 我叫阿巴索夫** (51)
中共派员进入新疆——盛世才由军阀摇身一变——林基路,还有毛泽东的弟弟都到了新疆——一位维族青年的心灵史
- 第 5 章 新疆革命领袖阿巴斯** (67)
党固,又一个悲剧人物的出场——抗日统一战线是长期还是短期——大逮捕开始了——我要加入中共

第 6 章 莽莽黄沙为证 (90)

阿巴索夫与杨凤仪——维汉恩怨谁能释？——在路边打架的小男孩和小女孩——在新疆的汉族美人——枪声，鲜血和硝烟粉碎了一颗美丽的头颅

第 7 章 穿越霍尔果斯..... (111)

阿巴索夫偷越中苏边界——万里险途——阿不都克里木万岁！——诽谤斯大林的老人——秘密资料室里的民办共产党分布图——新疆，在一张绝密地图上成了一个“国家”

第 8 章 阿巴斯与斯大林..... (135)

演习结束的晚上，阿巴斯从睡梦中被摇醒——莫斯科急电——阿拉木图 7 人会谈——斯大林与贝利亚——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——闪电奔向东方

第 9 章 风暴之夜..... (156)

斯大林同意了武装起义计划——彼德洛夫中将就任顾问团团长——炮火打到伊犁城——为夏伯阳搬过子弹箱的人——在新疆革命中——汉人的不同遭遇——战争推向东方

第 10 章 悲壮的罗曼史 (177)

南京，慌乱一团的中央党部——张治中来到迪化——革命领导层内部的“反对派”——维族领袖要娶一位汉族姑娘——苏联顾问团的神秘意见

第 11 章 较量再较量 (198)

在骑兵 27 师师长罗恕人的公馆里——东关，宋希濂公馆——“文斐然是老中共分子”——特务策划绑架行动——地下组织庆祝中共诞生 25 周年——阿巴索夫质问张治中将军

第 12 章 迪化,在酝酿中的巨响…………… (218)

在新疆的国民党特务头子——阿巴索夫是怎样认识吕素新(阿丽亚)的——张治中向万贤下令:“给我弄一份新疆暴动领导界的报告来!”——决不屠杀赤手空拳的汉族兄弟!

第 13 章 联合省政府…………… (235)

1946 年 7 月 1 日,新疆联合省政府宣告成立——为何不先给张治中敬礼——于佑任不穿大礼服——张治中手持《新疆和平条约》回重庆——蒋介石为张治中庆功

第 14 章 天池鸿门宴…………… (249)

张治中庙儿沟大摆酒肉阵——宋希濂与哈斯多夫赛烈马——冲突渐起——于佑任又想什么

第 15 章 到南疆去…………… (269)

忙于内战的蒋介石无暇西顾新疆事务——联合省政府成立的第二天,于佑任飞往南疆——阿克苏,预 7 师师长的司令部——将军准备马革裹尸还乡

第 16 章 千钧一发之际…………… (289)

于佑任来到喀什——胡宗南手下的“忠党爱国”之辈——消兵灾于唇舌——在香妃娘娘庙前——软硬之法

第 17 章 于佑任与蒋氏父子…………… (301)

1946 年 9 月,南京——“国大”即将召开之际——于佑任一谏蒋介石——孙科不是阿斗——父子合演的双簧——蒋经国请阿巴索夫吃饭——董必武与阿巴索夫

第 18 章 烽火又漫天 (320)

1947 年 2 月,延安失陷——阿巴索夫回到新疆——
吕素新生子——盛宴与长命锁——华中战火——军
统的嗅觉——南京的另一场战争

第 19 章 黄沙漠漠路漫漫 (338)

1949 年 11 月,于佑任女婿屈武来到迪化——中共
特使邓力群由苏联抵达伊犁——42 军军部,中将军
长赵锡光宣布起义——南京,张治中回来了——重
庆,国民党两大巨头的最后晚餐

第1章

血之域：1946

1946年6月，国民政府急派元老于佑任赴新疆——伊犁报急——国民党整师被歼——张治中将军的苦心——新疆革命暴动成功——在中国革命的大洪涛中点燃了西域烽火

于佑任先生是1946年6月到新疆的。他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代表中央政府，来参加新疆联合省政府的宣誓就职典礼，作监督人。

1946年的6月6日，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，阿合买提江·哈斯莫夫代表伊犁、塔城、阿山三区力量，完成了《新疆和平条款》的最后签字。根据这个《和平条款》，国民政府承认在新疆不搞一党专政，而组织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；伊犁三区的暴动力量承诺取消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权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，仍然承认新疆是中国的神圣领土。

《和平条款》已经确定了新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的组织原则、形式、委员比例，并协商妥了各方进入联合省政府委员会的具体名单。在条款最后签字的时候，伊犁方面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主要委员已经到达迪化。他们是：副主席阿合买提江、副秘书长阿不都克里木·阿巴索夫、教育厅长赛福鼎·阿兹佐夫、民政厅

副厅长赖希木江·沙比尔阿吉。

接下来就是联合省政府宣誓就职，正式行使职权了。

这时，我正主持《新疆日报》。

《新疆日报》的历史颇有时日，一直是新疆最高政权的宣传机器。随着政权性质、方向的变化，它的性质也历有变化。创办之初，新疆统治者——督办盛世才执行亲苏政策，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，那时的《新疆日报》就是亲苏、亲中共的报纸；后来盛世才看见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附近，以为苏联即将覆灭，便由亲苏转为亲蒋介石，欢迎国民党派去大批人员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。这时的《新疆日报》便成了国民党的一个省报。盛世才垮台以后，蒋介石派吴忠信去作新疆省主席，《新疆日报》便进一步国民党报化。1946年3月，蒋介石基本同意了张治中同伊犁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，原则决定叫张治中到新疆去搞联合政府，便发布命令，免去吴忠信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，任命张治中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。因为谈判已经协定，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中央一方参加联合省政府并担任它的主席；这样，由任命的省政府主席过渡为联合省政府的主席，以便他能先接管旧的省政府，来筹组联合省政府。

张治中接任省主席之后，首先要有自己的喉舌。便提前调整了《新疆日报》的主持人，叫我这个新疆学院的教授，不是国民党党员、而又为张治中所了解和信任的人，去主持这个报社。

任命我的时候，张治中给我提出的总任务是：

一、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、各阶层；要我不仅是记者“首领”，首先应该是一个“出类拔萃之记者”，“务必”成为他的“窗口”，“能够”助他“呼吸各方面新鲜空气之窗口”。

二、作为他文化方面的“得力帮手”。

对于办报方针、原则，归结起来，“只有一条，”张治中说：“根本之根本，要爱中国，拥护中国，拥护新疆为中国之领土；反对独立，反对分裂。”

当然，《新疆日报》的办报原则也就是张治中在新疆搞联合政府的原则：一切为了一个目的，保住新疆这块领土。

正是为了这一主要目的，张治中经过多方努力，争取到于佑任这样一个国民政府的大员来为新疆联合省政府监督。不言而喻，这是再好没有的宣传。包括曾经宣称独立为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的三区代表在内的联合省政府的宣誓就职，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特派大员的监督之下进行的，这不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体现出了中国对整个新疆的绝对主权吗？于佑任是党国元老，是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，德高望重，又在国际上素有“和平老人”之称，请他来充当这个监督大员，实在是再合适没有了。蒋介石同意，伊犁代表表示赞同，于佑任也欣然愿往。他便带着他的幺女儿想想，从南京西飞，作此塞上之行。

因为有此重大的政治意义，张治中对于欢迎于佑任的到来，作了尽可能盛大的安排。他亲自过问，要求无论中央直属还是省、市管辖的一切党、政、军、教育、文化、经济、交通部门的中层以上人员，统统要往机场迎接，还要尽可能动员各族各方的社会人士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机场迎宾。他再三叮嘱我：报上要发头条大字标题的新闻报导，要登热烈欢迎于院长莅临监督的《社论》。张治中说：“这个社论措词无妨堂皇；对于老之赞颂无妨隆盛，除了不称‘万岁’，其他一切崇敬之字眼均可使用，务期造成极高之尊崇，引起极大之注意。……”

报社的总经理田生芝爬上了我的汽车，并出了个主意：走近路，可以早点到机场。可是，偏偏在一条小街上被一辆抛锚的马车挡住了。倒了回来，再转大路，反而误了不少时间。

当我们赶到机场时，欢迎的人群已一直从机坪排到了机场大门。

机舱打开了。于佑任平步跨出舱门，好像走出一间农村的竹篱茅舍，布袍飘拂，蹬着布鞋的脚安祥地跨上了舷梯。人们自发地叫了：

“于院长！”

“于——院——长雅克西（维吾尔语“好”）！”

于佑任站在舷梯顶端的平台上，左手抚着长髯，右手手心向上伸在胸前，形成了我们通常让别人走前头时伸手示礼的姿势，向呼喊的欢迎者致意。他目光柔和，徐徐巡视欢迎的人群。这种特殊的致意和敬礼，竟使欢迎的人们特别满意，爆发了更热烈的欢呼声。

张治中抢了上去。紧排在张治中身旁的是陈希豪。两人并排首先走向于佑任。以往在众多的场下极力避免产生“以党治国”的视听印象，而在今天这种特殊场合，则大大地突出一下。

于佑任后面跟着他的两大随员：监察院的监察委员、上海监察使严庄，《中央日报》主笔卢前。他俩疲乏、困顿，面色灰败，步履摇曳滞板，应对迟顿，显然这种飞机对他们太不适应了。

于么小姐则是另一景象。她没有丝毫倦容，眼睛睁得挺大，放射着跳荡的青春活力。张治中的二小姐、三小姐跳上去欢迎于小姐。三位小姐一起，一样鼓胀结实的身体，一样朴素的穿着，一样天真的笑脸，像三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，从外表上，谁也看不出，她们是国民党的第一级高贵门第的小姐。

即将上任的建设厅副厅长顾谦吉博士微指三位小姐，对我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？于张二公之妙用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
“嗨！你看，三位小姐何等质朴？这是一种极为形象的昭示：我们的政治多么平民化、民主化！它绝不同于珠光宝气的法西斯蒂，更不同于迷离恍惚、深渊莫测的极权政治。这就给人以极其可亲可近，完全可以信赖之感。”

我没来得及答复他。因为我的总经理田生芝吸引了我。

“我是田生芝！”他双手捧着于老的佑手，毕恭毕敬。嘴唇在用力地翕动，可是没有能吐出下面的字。

“哦，唔！你的信我收到了！”

一句话终于从田生芝的嘴里挤了出来：

“我没有想到，今生还能见到您！”他的眼睛明显地湿润了。

于老的视线柔和地扫了一下田生芝，然后落在他那微带橄榄形的脸上：

“不要感伤！唔！虽然山川憔悴了多少年，毕竟风雨忧愁已成过去！”

也许于老发现了我在思忖“山川憔悴”的出处，他转脸对我说：

“我刚才在飞机上口占了一首《浪淘沙》，中有‘风雨忧愁’、‘山川憔悴’之句，明天给你看看。”

于老下榻在新大楼。这是盛世才时代督办公署的首脑机关所在，也是盛世才的官邸。日今格局依旧，只是新疆督办公署变成了西北行辕，而主人换成了张治中。于老下榻这里，既合于驻蹕公廨之义，又便于与张治中朝夕共处，促膝夜话。

第二天，我去见于老，作私交性的拜访。他的随员卢前早在那里。刚坐下，卢前便和我搭上话：

“老兄大才，主持《新疆日报》这么大的局面！还是应付裕如！”

“兄台过奖！”我随口表示谦逊，“我其实力不胜任，捉襟见肘。”

“你编报还外行吗？”于老问。

“编报我当然不算外行，能凑合，”我认真地回答于老，“只是这行政事务，杂七杂八，我非常头痛，从来没学过这一套儿。”

“你是说的真话呢，还是在官场应酬的话？”于老问我。

“太夫子，我什么时候和您作官场应酬之谈？”

“唔，唔！”于老郑重地说，“那就让我来为君一筹。这个问题，唔，你忘了孔老夫子的教诲？人非生而知之，因学而知之。何谓学？《论语》第一章就讲了：‘学而时习之’，这个‘习’字很重要。先贤注释说，‘习，鸟数飞也。’小鸟儿最初何曾飞过？老鸟所教犹如我们读书所得，它必须数飞——飞了又飞，才能真正学会飞。试举我自己的一例。那一年，讨袁护法，我这个白面书生竟作了

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。在那之前，我何曾学过当总司令？不过但凭爱国之热忱，就毅然干了。却也不曾闹好大的笑话。韩信任大将之前没有学当大将；汉景帝的魏其侯窦婴是一步登天做大将军的，汉武帝的大将卫青是牧羊学校毕业。……我有三诀奉赠，第一诀，‘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’，就是四川的土话：不冲壳子，即‘不耻下问’。第二诀，只管大计方略，莫学诸葛亮，打五板屁股都要自己批。这大计、方略，只要我们读通了古人的书，是有能力掌管的。比如说，我当靖国军总司令之时，我管得最多的，是胡景翼和张义安两部人马的精诚团结，因为《易经》说过：‘二人合心，其利断金’；我极力加强军纪，因为我们是吊民伐罪，《尚书》说了：‘勿敢寇攘，喻垣谗，窃马牛，诱臣妾，汝则有常刑。’……”

正说得高兴，侍从报：钟夕远先生来谒。于老立刻吩咐：“请！”

这是一位新疆土生土长的汉族知识分子，30出头，原是一所中学的校长，现在已定为联合省政府的副厅长。他昨天参加了机场迎接于老的行列，今天是专门来单独谒见，恳表敬意的。

“不要讲客气！”于老对钟君的鞠躬如也很不习惯，便打断他的长篇恭维之辞，拉开话题，说，“你来得正好。我对这‘伊犁事变’毫无所知。虽曾听张文白（张治中）说过一点，那都是，唔，公文化的谈法。你是新疆人，又原在教育界，事变这几年一直在新疆，当然知之最为详确。你能不能就确切之见闻，民间之传述，为我们略道其详？”

钟夕远看看我，又看看卢前：

“这个，呃，这……”

于老道：

“无妨，无妨。卢先生虽是《中央日报》主笔，只是写点文章，他是不管采访的。张社长虽是记者团长，可他是张文白的喉舌，敢乱发消息？我们这是私人闲话，但说无妨。”

钟夕远拘泥地搓了搓手：

“那，我就谨向院长剖其详……”

“伊宁事变”发生在民国33年冬天。此乃纯系苏俄一手侵略之结果。先是在伊犁专区的伊宁县打起来的，所以我们称之为“伊宁事变”。事变者绝对没有汉人，基本没有满人。其队伍有两种成分：大部是苏俄之正规军队改头换面过来的，配有常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，后来还增加了大炮、掷弹筒、火焰喷射器等。另一部分是维、哈各族百姓，武器各色各样，夹有少数步枪和大头棒。所有这些全系骑兵。

我们在伊犁专区的总兵力，不到一个师，而且分散到了许多点。另外就是警察局，县上的，专区的。他们有点枪，可惜都没受过什么训练，根本不能打仗。所以一开火之后，摧枯拉朽，伤亡惨重，很快就被他们攻占整个专区，随后又迅速攻向塔城，阿山，并很快夺取了这两个专区，暴动者所占的地盘就三个专区联成一片了。

在他们攻占三区的过程中，攻打精河、乌苏时最为激烈。他们的炮火极为猛烈。人们都说，他们拥有“卡秋莎”那种威力无比，希特勒的纳粹部队都闻之丧胆的重武器。总之，我们在精河、乌苏的守军约两个师是全军覆灭了。在大举进攻乌苏、精河的同时，他们还派了一支庞大队伍，翻过冰大坂，进攻南疆。拿下精河、乌苏之后，便全线向迪化推进。后来我们调来了青海骑兵骑五军，又从口里调了一些增援部队，并在张部长前来主持谈判，吁请苏俄调停之配合下，才把战线稳定在东起奇台、西到绥来的玛纳斯河一线。

暴动的最大口号是“驱逐汉族侵略者”，“独立！”他们把新疆叫作“东土耳其斯坦”，他们说自己的祖国是“东土耳其斯坦”。因此，他们建立了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，有全套国家政府机关。在这个总口号之下，他们进行民族仇杀。不仅一个不留地屠杀所俘虏的我们的人，而且所到之处把汉族以及凡有汉族血统的老百

姓赶尽杀绝。

甚至现在为止，在伊犁、阿山、塔城三专区，他们仍称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，挂星月国旗——旗上方一颗金星和一个娥眉月；就是张部长来和他们谈判时，他们的代表都是穿戴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的军服、军帽，佩星月徽章、勋章，自称是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的代表。

他们的领导人么？很多，有大巴依（维吾尔语，即“财主”），大商人，也有阿訇，根本是苏联人。但全部是维吾尔、哈萨克或乌孜别克等突厥民族的人。

您问他们的最高领导人——领袖吗？起初是一个大阿訇阿力汗·吐烈。他倒是新疆人，不过在苏联很久，声望很高。但是，听说他反对有外国人支持的独立，他就被取消了，无影无踪了！啊！哪里去了吗？谁知道呢？总之已经不听人说起他了，他被苏联弄走了。

哦，现在的领袖吗？大概是阿合买提江。他的全名是阿合买提江·哈斯莫夫，按维吾尔语他本来该叫哈斯木，在这“木”后加两个外国字母，就变成了“莫夫”，这是这些年新疆维、哈各族人士时髦的一种倾向，把自己的姓名词尾外国化。

您问阿合买提江先生这个人吗？哦，他很年轻，很有名堂。详细的歷史不清楚。很多人说他是从苏联派来的，早些年派在南北疆进行秘密活动。暴动开始时他不在领导人之列。后来，他被推出来，成了领袖。

.....

钟夕远告辞走了。卢前却接上了话题：

“钟先生说的有相当的可靠性。因为我刚才听到韩乐然讲了一长串故事。他没钟先生说得全面，但描写得细致。”

韩乐然是个画家，他在迪化的熟人很多，并原来就和于老、卢前等很接近。

“韩乐然的故事来源是第一手材料吗？”于老问。

“当然，”卢前说，“是一个幸存脱险者——一个汉人亲自对他说的。”

“脱险者？从伊犁脱险出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正是，他叫文斐然。”

“唔，”于老诙谐地说，“那么，伊犁至少还跑出来一个汉人，还没有真正杀绝！——唔，你说说，他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幸存者”文斐然的历险记

在我已经度过的48个春秋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伊犁渡过。我虽然是汉族，可我的同学、同事、学生之中和我感情最好的，多半是维吾尔、哈萨克等突厥民族。我热爱这些朋友，这些朋友也诚挚地爱我。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感到民族的差异，更谈不到隔阂。可是事情总是有意外的。

伊犁事变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在伊犁。1944年11月8日，一个维吾尔朋友告诉我：暴动已经起来了，我们的人已经一举占领了伊宁，现在正向伊犁推进。……

“这很好！”我说。

我是说的真话。因为我的思想感情完全站在暴动者一面。我曾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参加过联共，也曾在迪化，在中共与盛世才合作的时代，接触过中共领导人毛泽民、陈潭秋、林基路。我坚决反对新疆过去的几代政权——杨增新、金树仁、盛世才。他们无一不是贪婪、凶残、狠毒，把各族人民踩在脚底下，肆意践踏、蹂躏。这样的政权还不该推翻？怎样推翻？只能指望暴力。所以我由衷地欢迎这个武装暴动，希望来得快些，更快些；猛些，更猛些。

第二天，上面命令，中学停课，学校改作临时伤兵院。接着，

国军医院的人员进驻学校。伤兵源源不断地送来了。伤兵太多，医护人员不够，我们的女学生被征集来担任了临时护士。

呼喊、喧闹，步履杂沓，呻吟，痛苦的哀叫……

从这些伤兵伤势的情况，可以明确地判断，我们的暴动队伍拥有良好的武器。要不然，这些断腿折臂不会斩切得那么干脆。好啊，我们的武装！

原来的教室里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伤兵。后面还在来，走廊里也摆满了。可这是零下20多度的寒冬，走廊里北风直灌，毛炉的微热根本影响不到走廊里的凛冽……

学生们忙得顾不上吃饭。

出于革命人道主义，我自动加入了护理的行列。

伤兵们由于护理条件太差，有的伤重的没熬多久就死去了。我站在这些满身血污的尸体面前，久久地沉默，哀悼！

他们为什么死了？他们中大部分是贫苦农民，被抓壮丁到他乡。打在他们身的子弹，是无产者，是维哈各族贫苦农牧民争取解放而战的子弹，这些子弹本该是打进那些剥削人民，贪婪残暴的吸血鬼胸膛的啊！……

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枪声。

“医院”里乱作一团。人们惊惶地小声叫唤：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“大门已经封锁了！”

“街上打死了很多汉人！”

昨天我听说，国军的杜师长宣布，愿跟他撤退的跟着他，不愿的可自便。这个信息，说明他不准备死守伊犁。这很好，少叫贫民们流血。由此我也估计到暴动队伍很快会攻进伊犁。

“不要惊慌！”我对大家说。

“不会杀汉人的。”我对大家说，“这是革命的队伍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学校的阿先生——阿不都克里木·阿巴索夫是这个队伍的领导者之一啊！”